



曲 枫 | 主编

唐 戈 | 本期特约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赵立霞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曲 枫 | 主编

唐 戈 | 本期特约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赵立霞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卷首语

- 呼伦贝尔的特点和国际化 唐 戈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 9

呼伦贝尔与区域研究

- 西北满洲——根据沿途考察资料所作的地理学概述 [俄] 希罗科戈罗娃
(张 松 时 妍译) /3
西北“满洲”和使鹿通古斯——于 1930 年 4 月 7 日晚间学会会议上宣读
..... [英] E. J. 林德格尔 (王 佳译) /15
北极圈民族和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之拙见 白 兰 /38
呼伦贝尔：区域概念与区域研究的构想 唐 戈 /46
本体论、族群互动与小民族——试论作为方法的鄂伦春 张雨男 /58

历史与文化变迁

- 搬迁：文化演变的枢纽——近半个多世纪使鹿鄂温克生活历程 何 群 /71
呼伦贝尔地区八旗制度的建立及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王 伟 /87
略论乾隆朝布特哈八旗的贡貂制度 姜永军 王学勤 /98

经济与生计方式

- 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的形成与现状 李·蒙赫达赉 /111
鄂温克族自治旗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刘晓春 乌日乌特 /124
场景理论视角下的牧区小镇经济发展——以阿木古朗镇特色文化产业为例
..... 唯 日 /136

2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农牧经纪人——呼伦贝尔草原“老客”研究 殷汝帅 /145

边界研究

俄中边境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文化 [俄] 米哈廖夫·
马克西姆·谢尔盖耶维奇（齐山德译）/161

中俄口岸“打包商”：一个迁移群体的社会网络与商业实践
——基于满洲里的田野调查 孙晓晨 /171

民间文本与宗教传统

岩画与通古斯人的宗教神话传统
..... [俄] A.И. 扎比亚科（王俊铮译）/185

中国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的旁注民俗文本——艺术民俗志资料
..... [俄] 扎比亚科·安娜·安娜托利耶夫娜（王宇琦译）/195

内蒙古三河流域俄罗斯族民间文化——“旧”歌概况 张如阳 /213

前沿观察

在过渡边疆重建当地社区：库玛尔路的管理和社会组织——从1900年到1940年
..... [美] 金由美 曾健欣 /228

书评

俄罗斯“遗失的文化天堂”——评柯廖斯的《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
——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论集》..... 唐戈 梁喆 /299

学术动态

黑龙江省鄂温克族研究会 涂亚君 /309

征稿启事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314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15

CONTENTS

Preface

- Features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ulun Buir Tang Ge/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9

Hulun Buir and Regional Studies

- Northwest Manchuria — Geographical Overview Based on the Data along the
Way Елизавет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
(Translated by Zhang Song & Shi Yan) / 3
Northwest “Manchuria” and the Lulu Tunguska—Read at the Evening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n April 7, 1930
Ethel John Lindgren (Translated by Wang Jia) / 15
The Opinion on the Positioning of Arctic Circle Ethnic and Cultural Studies
..... Bai Lan / 38
Hulunbuir: Concept of Region and Conception of Region Study ... Tang Ge / 46
Ontology, Ethnic Interaction and Small Ethnic Group: Orochen as Method
..... Zhang Yunan / 58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 Relocation: the Hub of Cultural Evolution — The Way of Life of Reindeer
Ewenki in the Recent Half Century He Qun / 7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in Hulunbuir Area Wang Wei / 87
On the Tribute Mink System of Butha Eight Banners during Qing Dynasty
..... Jiang Yongjun & Wang Xueqin / 98

Economy and Ways of Livelihood

- The Status Quo and Formation of “Settled Nomadic” Production Methods of
the Ewenki People Bo • Menghedalai / 111

4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Ewenki Autonomous Banner Liu Xiaochun Wuriwute / 124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
Theory Wei Ri / 136
- Broker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Hulunbuir Grassland Cattle Dealer Yin Rushuai / 145

Boundary Crossing

- Strategies of the Shenehen Buryats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n-Chinese Border
..... Maxim S. Mikhalev / (Translated by Qi Shande) / 161
- “Packaging-businessman” at the Manzhouli Port—the Social Network and
Border Trade Activities of Migrant Groups Sun Xiaochen / 171

Folk Texts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 Petroglyphs and the Religious Mythological Tradition of the Tungus
..... Andrey P. Zabiako (Translated by Wang Junzheng) / 185
- Literary Ethnography: the Problem of Explication from Marginal Folklore Texts
of Russian Descendants in the Sanhe
A. Zabiako (Translated by Wang Yuqi) / 195
- Russian Folk Culture in Trekhrechiye (Three Rivers, Sanhe), Inner Mongolia
— Overview of “Old” Songs Zhang Ruyang / 213

Frontier Observation

- Reconstructing Local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al Borderlands: Governanc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Kumar Route, 1900—1940
Loretta E. Kim & Monica Kin-ian Chang / 228

Book Review

- Russia’s “Lost Cultural Paradise” Comments on Kolyos’s “Russian Culture in
the Sanhe Region: A Collec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 Tang Ge & Liang Zhe / 299

Academic Events

- Ewenki Research Associ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u Yajun / 309

Call for Submissions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Chinese) /314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315

呼伦贝尔与区域研究

西北满洲*

——根据沿途考察资料所作的地理学概述

[俄] 希罗科戈罗娃
(张松时妍译)

摘要：所谓的“西北满洲”即呼伦贝尔地区，特别是指其北部的原始森林（泰加林）地区。在1915年，林区的主要居民是“鄂伦春人”，要到达他们的营地，只能沿根河及其各支流行进，还要翻越重重山岭。

关键词：西北满洲 鄂伦春人 哥萨克

作者简介：希罗科戈罗娃（1886—1943），俄罗斯人，著名俄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家史禄国的夫人，主要从事民族学调查研究。

译者简介：张松，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时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译者按：本文（Е. Н.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ая Маньджури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по данным маршрутных наблюдений.）1919年发表于海参崴远东大学《历史—语文学系学志》第1卷第1部分（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Том 1, Отдел 1, с. 109—155. Владивосток: Типография областной земской управы, 1919）^①，编辑者为史禄国。作者为史禄国夫人伊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萨满教研究”（19BMZ110）阶段性成果。

① 该刊物可能只刊行过第1卷，该卷分为两个部分。第1部分有5篇文章，其中包括史禄国《通古斯人萨满教基础的初步研究》（С. 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 Опы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снов шаманства у тунгусов. с. 47—108）以及本文；第2部分又分为两个分册，每分册各3篇文章，第1分册发表了史禄国《论人种志学材料的整理方法》（С. 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 О методах разработк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с. 3—20）。

丽莎白·尼古拉耶夫娜·希罗科戈罗娃（Елизавет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其母姓为罗宾逊，1886年生于叶卡捷琳诺达尔（Екатеринодар）的一户药剂师家庭，成年后曾在巴黎大学文学系学习，1907年6月29日与史禄国在巴黎结婚。1915年与史禄国完成了“满洲”之行和其他考察。1943年11月在北平去世。在北平生活期间，曾在一所音乐学院从事教学。1943年春，日本学者德永康元（Tokunaga）在北平从史禄国夫人手中获得了其丈夫的部分手稿，为的是在日本刊印^①。但不幸的是，1945年秋美国士兵征用了这批手稿，史禄国的手稿遗产从此散佚。希罗科戈罗娃的一生与史禄国密不可分，因此，这里也有必要对史禄国的生平略作介绍。“史禄国”俄语全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希罗科戈罗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ирокогоров），1887年6月19日或7月1日生于苏兹达尔（Суздаль）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在苏兹达尔古典中学毕业后前往法国。1906—1910年在巴黎大学的民族志学学院学习。之后，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毕业后开始在圣彼得堡大学，同时也在皇家科学院从事其科学—教学活动，曾去高加索考察。1912年在外贝加尔通古斯人中进行田野民族志学工作；1913—1917年着手在雅库特、阿穆尔和中国东北通古斯人营地的学术旅行，从事民族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调查。他还是彼得大帝珍宝馆（人种志学和民族志学博物馆）的人种志学家（直到1917年）。在俄国国内战期间从事政治活动，并在远东大学授课。1921年在海参崴成为全国缙绅会议的成员。1922年11月至1930年初在上海、厦门、广州的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30年，他被邀请到北平，在辅仁大学和清华大学工作。1939年10月19日在北平去世。俄国学者认为，“没有史禄国的著作，任何人关于通古斯诸民族的研究都不能被认为是客观、完整、详尽的。”他们找到了史禄国的档案，并在俄罗斯刊行了其在国外出版的著作。^②原文共三个部分，这里只译出前两部分。

① 1944年在日本东京出版了史禄国《通古斯语词典》(S. M. Shirokogoroff. A Tungus dictionary. Tungus-Russian and Russian-Tungus. Tokyo: 1944. 258 p.)

② 此按语系据以下资料编译而成：А. А. Хисамутдинов. Три столетия изучен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2007. с. 642—643. Н. В. Кочешков. Росси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абориг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3. с. 195—199.

一、区域概况^①

由于参加了科学院为远东民族学研究而组建的考察队，我才得以在 1915 年探访满洲的最隐秘地区。这一地区的地理学记述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已发表的这个地区的研究和记述很少，并且其中大部分只是针对它的南半部。在最近几年内整理和出版考察队的全部资料希望渺茫，这便促使我现在发表本篇概要，其内容是按照考察路线所作的西北满洲的地理学记述。资料主要是我个人和史禄国的旅行日记，文献方面部分借用了与之毗连的南部地区的相关资料。

我在某些细节上特别留意，例如，小路的状况和方向，宿营地的位置等等，希望这能减轻未来旅行者们的工作，使他们避免遭遇先辈们探访这一未被研究地区时曾经历过的艰难困苦。

我们探访这一区域更加详细的记述只得留待将来公布。届时将完成考察队所收集资料的整理，这些资料是关于生活在满洲地区部族的物质文化的。

在我们收集资料基础上编制的地图，现在于刊印方面遇到了很大的技术难题，因此不得不暂时放弃，虽然这毫无疑问地降低了本概要的价值。

从地理学角度，我仅研究局限于额尔古纳河^②、阿穆尔河、嫩江和东蒙古草原的西北满洲，并将其视为特殊、整体的区域，虽然在行政和政治关系上，这一地区部分属于蒙古，部分则在黑龙江省境内。

这一区域可分为以下三个地区：高地草原、泰加林（原始森林）和低地草原。与蒙古邻接的高地草原区涵盖了以下诸河流域：包括海拉尔河在内的额尔古纳河上游、根河（Ган）、得耳布尔河和哈乌尔河。这几条河流的下游和中游位于高地草原区，这里是无树的冈峦起伏的草原，海拔约 200 米。各河的上游源头位于泰加林区，那里是高原，高原上的几条山脉向远方延伸开去：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和一些与山脉并列且随其走势而流入额尔古纳河、

① 第一部分原无标题，此为译者所拟。

② 提到下面内容将是有趣的：过去认为额尔古纳河的源头位于达赉诺尔湖的西南（克鲁伦河口——译者），然后经过达赉诺尔湖，右面汇入支流海拉尔河。后来弄清，额尔古纳河的上源是自兴安岭流出的海拉尔河，而在达赉诺尔湖和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之间只保留有一条水道（即达兰鄂罗木河——译者），它有时完全干涸，只在丰水期，海拉尔河和额尔古纳河的水才会从额尔古纳河经此流入达赉诺尔湖。因此，原来是额尔古纳河在丰水期有流入达赉诺尔湖的水流，即逆流入假定的源头。

阿穆尔河和嫩江的小河。最后，第三个地区可以认为是嫩江流域。嫩江流经多丘陵海拔约 40 米的草原地带。嫩江上游及其各支流位于泰加林区。

最初探访额尔古纳河沿岸地区的人们留下了一些文献资料，他们是：克拉波特金公爵（князь Крапоткин）^①、马纳金（Манакин）^②、斯特列利比茨基（Стрельбицкий）^③，布京（Бутин）^④（已开始写作）、安德龙尼科夫公爵（князь Андронников）^⑤ 以及其他一些人。关于低地草原区和部分毗连的泰加林区，有这样一些文献资料，部分属于前述作者的著作，还有部分属于伊日茨基少尉（подп. Ижицкий）和中东铁路商务代办^⑥的著作。关于北部泰加林区的资料相当贫乏，我们考察队的路线是第一次穿越这一“全部”地区。地理学家波列伏依（Полевой）探访过这一区域，他从额尔古纳河沿激流河上行至其中游；伊日茨基少尉曾循嫩江谷地徒步旅行，但因无法穿越沼泽和灌木丛而未到达源头；还有一位军事旅行家^⑦，曾沿呼玛河上行，但也同样未能到达其源头。还有一些额尔古纳哥萨克探访过这一地区，他们在密林中寻找道路，不止一次被鄂伦春人（орочен）从饥饿和死亡中解救出来。总之，哥萨克探访满洲的这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狩猎，并未特别远地深入泰加林。后来的信息是我们从哥萨克和鄂伦春人那里获得的，他们清楚地记得探访过荒无人烟之地和少数到达其领地的人。

对满洲的草原部分提供详细记述我认为多余的，因为已经有其他一些人做过了。满洲的这个区域是沙漠戈壁的自然延续，具有丘陵草原的特征，向北向东则渐为山地泰加林。（斯特列利比茨基《关于 1894 年满洲之行的汇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阿穆尔分会学志》，第 1 卷第 4 分册，第 278 页）。

这片草原被适宜牲畜的优质牧草冰草（вострец）覆盖，当地的居民，仅仅从事畜牧业和养马业的蒙古人、俄罗斯人甚至不必为过冬的牲畜准备干草，

① 1868 年度的《俄罗斯公报》，《关于沿根河穿越兴安岭前往墨尔根等地之行的汇报》。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за 1868 г. Отчет о путешествии по Гану (Гень) через Хинган на Мерген и т. д.

② 未刊。

③ 《关于 1894 年满洲之行的汇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阿穆尔分会学志》，第 1 卷 4 分册。Отчет о путешествии в 1894 г. по Маньджурии. Зап. Пр. Отд. И. Р. Г. О. т. 1, вып. 4.

④ 未刊。

⑤ 进行这一部分的研究是为了确定中东铁路经过旧祖鲁海图镇的路线。

⑥ 《北满洲》，中东铁路商务处出版，哈尔滨，1918 年。Северная Маньджурия. Изд. Коммерч. части К. В. ж. д. Харбин, 1918 г.

⑦ 遗憾的是，我这里无法得到他的工作报告，并且不记得他的名字。

它们只需吃留在雪下的草，当然，牲畜和马会衰弱不堪。春天，当草泛绿时，牲畜经过几天就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再过两星期就完全恢复元气，能够干活了。剩下的牧草可以一直吃到深秋，特别是土拨鼠^①聚集的丘陵上面的牧草就是标准。

当地居民养殖有角牲畜、马和绵羊。有角牲畜的品种不好，矮小且奶量少。马矮小、性野，但异常耐劳苦。具有产业意义的是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区系，土拨鼠、狐狸，特别是羚羊，很丰富。而当地的黄羊，尽管由于捕猎而濒临灭亡，但栖息在这里的大种群每群仍有数百甚至上千头^②。

当地居民由蒙古人、巴尔虎人、索伦人、鄂伦春人、中国人和俄国哥萨克组成。哥萨克住在沿额尔古纳河左面的村镇中，他们与其他居民经常接触。在这个草原地区，沿额尔古纳河岸分布着一些大的村镇。左岸的村子——哥萨克人、通古斯人和布里亚特人有时沿额尔古纳河右方游牧。沿额尔古纳河右岸，对应着每一个俄国村镇都分布着蒙古人的哨卡。每一个哨卡都有一名长官——甲喇（дзалан 佐领），文书官——拨什库（бошко 领催）和3至10名士兵。定居在这个地方的蒙古人只是作为边境的保护者。在哨卡旁边通常会有一些中国人的小铺和小酒馆。

巴尔虎人和索伦人主要沿额尔古纳河右面游牧。他们无论何时都不在一起游牧：春天，第一批带着自己的畜群到来的是巴尔虎人，只有索伦人从更远的地方到来，占据这里的牧场时巴尔虎人才离开。冬天，索伦人沿着根河游牧，这条河是他们游牧的北界。通古斯人和布里亚特人稀稀落落的帐幕也

① 根据当地居民的说法，土拨鼠作为鼠疫的传播者，并没有人经常想的那样危险。土拨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远离自己的洞穴50—60俄丈（1俄丈=2.13米）。如果是在春天发病，鼠疫流行病在土拨鼠中间传播很慢。秋天，这种流行病达到最大规模，但土拨鼠在冬天会睡懒觉，大部分会在冬眠时病死。春天，又会重新发病，因为土拨鼠有时会钻入由于鼠疫而死的同类的洞穴被感染。当地居民知道土拨鼠的生活习性，任何时候都不打死跑得慢的，也不怜惜瘦弱的，即便是被狗追得筋疲力尽的，猎人对之也是不屑一顾。若干年前，当德国用土拨鼠毛皮假冒贵重毛皮，其需求明显增加时，对土拨鼠的捕猎达到了非同寻常的规模，有数千中国人来到额尔古纳，他们是乘整列火车过来的。中国人杀死土拨鼠并食其肉，并没有导致疫病传播，反而很健康，由此表明，鼠疫流行病几乎从未被俄国居民接触过，因为俄国人是根据习惯选择打土拨鼠，而感染流行病的中国人很快被隔离。在所有人看来，患病在以前是存在的，也正是土拨鼠引起的，但流行病无论何时都没肆虐过。无论是俄国人，通古斯人，还是布里亚特居民，都知道无危险捕猎土拨鼠的方法。

② 在1906年“知识”（Знание）出版社出版的克拉波特金公爵的著作《互助》（Взаимопомощь）中，有对羚羊迁移的完美记述。

沿额尔古纳河两边散布。通古斯人的一部分加入外贝加尔哥萨克军队，明显俄罗斯化了。通古斯人的这一群体认为自己是无可置疑（Урлюнгуй）的中心，在外贝加尔地区他们的人数相当多。在与布里亚特人为邻时，他们讲蒙古语，从事畜牧业。那些向北迁移的通古斯人与俄罗斯人混居并俄罗斯化。总之，当地居民已深度杂居交融。

关于民族心理和生活方式，可以说土著人从俄罗斯人那里借鉴很多，而俄罗斯人则似乎掌握了更多的当地居民的东西。阿巴该图（Абагайту）的老年哥萨克说：“他的氏族”在200年前就游牧到这里，与蒙古人“在世间生活”。大部分居民能够自由地讲俄语和蒙古语。我惊奇地注意到，所有的居民都是萨满信徒，尽管受过洗礼的人自认为是东正教徒。他们的主要生计是畜牧业，其次是狩猎，农业的比重非常小，原料运往海拉尔，那里是毛皮和牲畜的大型交易中心。

中国人满足了居民各种各样的需求。中国人在这里从事的职业种类最为繁多，但最主要的是走私——他们从海拉尔往额尔古纳运送酒精，回程运黄金，为此，有从边界通往远方的密林走私小道。

大车路从海拉尔直达根河口，然后再抵马列克特河（Марект），又继续下行到达额尔古纳河，行抵该河后，穿行额尔古纳的所有居民点到达各支流。在相互距离10—12俄里（1俄里=1.06公里）的停留地有中国人开的大车店，非常受俄国居民欢迎，这样在路上就能勉强过夜。除了热水、糖、酒、中国食品，有时他们还可以买肉和鱼。店里经常有鸡蛋售卖，因为中国人养鸡。

道路在这个地区通常都是笔直的、平坦的，不仅对于大车，甚至汽车交通都是完全适合的，只有个别地方有沼泽和大石头，陡的坡路几乎没有。

二、从根河口到奥洛奇镇（去额尔古纳）

由于到达原始泰加林区，我们从根河口起就离开驮运商队，不再骑马。根河向下流经草原地区。这一地区道路很好，沿着缓坡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通常在穿过无水的河谷地时，远离河流。这个地方，最初稍有些丘陵起伏，很快过渡到山地，在距离河口几俄里处，根河已经流入深而窄的河谷，河谷的植被主要由沿河岸生长的稀疏灌木丛构成。在这些地方缺少水和木材，这就迫使旅行者停留在固定的站点，那里可以找到这些物资。第一个逗留点

位于距根河口大约 20 俄里的地方，在“克拉波特金岛”（Остров Крапоткин）附近的一片桦树林旁边。这座岛的名称来自一位卓越的旅行家的名字，他曾在 60 多年前从旧祖鲁海图（Старый-Цурухайтуй）行至墨尔根（Мерген）。关于这一位科学旅行家的记忆至今仍存留于地名中，并且还有老人能够讲述。

接下来的道路直到成吉思汗边墙，关于边墙，留下来很多传说。但是当地居民将这堵边墙与通古斯公爵根特木尔（Гантемур）联系在一起，关于他，在所有通古斯人，特别是居住在赤塔附近的通古斯人中也留下不少传说，在那里现在还生活有根特木尔的后代。在额尔古纳，根特木尔的名字 Гантемур 被解释为 Гэн-Тырбул，也就是说，将根河（Ган）和得耳布尔河（Дербуль）的名称联系起来。

这位根特布勒（Гэтырбул）或根特木尔（Гантемур）属于通古斯人或达斡尔人的巴雅吉尔（Баягир）氏族，他带着自己的儿子迁往西方。他的儿子沿根河左岸行进并开辟道路，由此便形成了边墙；停下时他就挖立桩，由此就形成了堡垒；父亲沿着根河的右岸走，卡里塔吉尔（Кальтагир）氏族的大萨满梅尔根图（Мыргенту）也与他一起迁移，这个氏族保存着关于自己的很多故事和传说，甚至生活在阿穆尔附近和后贝加尔省北部的鄂伦春人中也有这样的故事和传说，鄂伦春人迁移到了他们遗弃的地方。

现在边墙不高，部分墙脊完全崩塌，高度约 2 俄尺（1 俄尺 = 0.71 米）多。在若干地方，边墙附近还留下了小城的遗迹。例如，在距离根河口 6 俄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城，居民在这里找到了瓦、石板和石雕，这些被他们用来装饰新祖鲁海图（Новоцурухайтуй）的教堂。^①

从“克拉波特金岛”宿营地起，道路还保存着自己从前的特点。

行进了 28 俄里，我们在奥季诺卡亚（Одинокая）山山脚附近作了第二次停留。这里有一个不大的水塘，水甘冽清澈，水塘旁边有过冬小屋，里面住着从外贝加尔迁移到这里的俄化通古斯人。这个唯一而破烂的住所令人无意间联想起在久远的年代，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各个民族在这里生活和征战。

从这个地方沿着无水的谷地前行，走了 15 俄里，逐渐靠近分布在甘河近旁的一连串小山丘，它们在拉布大林（Лабдарин）山的对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巴尔虎人和俄国人的营地遗迹。

沿路又走了 3 俄里，我们遇到了成吉思汗边墙附近的第二个小城。这个

^① 1905 年夏，来自赤塔的奥尔洛夫（Орловый）团队对这座小城进行了考古学勘察。

小城位于距根河口大约 65 俄里的地方，堡垒由两层正方形的城墙构成，这两道城墙，一道围着另一道，后者的内部已被做了挖掘，外墙长约 84 马步，内墙长正好是 54 马步。我们见到的所有其他堡垒都按这个样子建造，只是规模不同而已。

这个地方还保存着草原特点，但更加美丽如画——丘陵变高了，形状更加多姿，山谷和丘陵被艳丽、鲜明的色彩所覆盖：蓝色和淡紫色的鸡冠花，红色、黄色和橙色的芍药、勿忘草、紫罗兰，这些花都远比欧洲的大，有纯种蔷薇（эдэльвейс）、冬青（род безсмертника）及其他的花。草原的空气清新、芬芳，特别是每当傍晚，这种宁静、平和的风景印象令人尤为惬意。沿着先前的路走，一会儿是谷地，一会儿是慢坡，走近了相当潮湿，迥异于周围的库力河（Кули）地区。沿着流入根河的库力小河与丘陵之间美丽如画的地方，居住着几户俄罗斯人家（哥萨克），他们建设领地，养殖有角牲畜、绵羊和马。库力河地区^①被额尔古纳哥萨克人认为是特别适宜畜牧业的，他们垂涎于这片肥沃的牧场。在满洲领土上的这个俄国居民点暂时还没有继续建，沿根河、得耳布尔河和哈乌尔河上流放牧的鄂伦春人开始来到这里。

根河的草原部分的界限可以认为是其左侧支流艾肯河（Айкэн）^②，鄂伦春人的第一个帐幕就位于河边。艾肯河很美，是山间的溪流，有的地方很深，不能蹚过去。在艾肯河谷地出现了树木——阔叶林，但这个地方一切都很平静，没有原始森林的特点。在这里，我们离开了克拉波特金公爵的道路向根河进发。渡过艾肯河，登上山岭，我们看到了身后阔大、美丽的艾肯河谷。离河谷很远的东南方向，那里有青色的高耸山岭。离开沿着艾肯河谷的林间小道，我们越过了 4 个小山丘，走向根河，走向它左侧支流图里河（Туры）河口。在这里，不高的山岭形成了根河谷地，宽度达数俄里。谷地里满是砾石和水冲来的沙子。河流宽约 40—50 俄丈，中间的浅滩上无水。河床经常变化，形成了大量支流和岛屿。在靠山岭的一些地方，北坡被阔叶林覆盖，南坡则裸露出来。河水清澈透明，很凉；河底覆盖着卵石和沙子，部分则被水草所占据。根河的鱼很丰富，主要有细鳞鱼（линок ~ ленок）、哲罗鱼，而且后者的重量达到了 2 普特（1 普特 = 16.3 公斤）。这里已经是游牧的兴安鄂伦春人的地方了，他们沿着大兴安岭的山坡生活。

① 海拔 618 米（2027.5 俄尺）。

② 海拔（距河口 5 俄里多）675 米（2214.2 俄尺）。

鄂伦春人通常若干个家庭一起游牧，靠近能很好地喂养马的富饶地方。他们非常熟悉自己游牧的地方，总是固定前往事先拟定好的地方，停留在选定的小河岸边。他们毫不迟疑地进货，将马身上的货物卸下并迅速支好帐幕。帐幕的骨架由25—30根木杆构成，这些木杆是砍成的，立为圆锥形，上面部分覆盖布，部分覆盖桦树皮，桦树皮煮过之后缝成长5俄尺，宽1俄尺多点的长条。桦树皮条固定在木杆上，只盖住圆锥的中间部分；下部用缝成圆锥形的布覆盖，通常是用中国钻孔机（дрель）来缝；圆锥的上部留下，不覆盖东西，成为烟洞。在这个鄂伦春人群体中，开门的地方是预留的，门是特别制作的苇席。冬天，帐幕的覆盖物由驼鹿皮、马鹿皮和狍皮制成。现在，大部分鄂伦春人使用随身携带的毛皮、皮革作覆盖物，因为随着野兽数量的减少，猎人已不能获得足够数量的毛皮覆盖自己的住所。特别可悲的是，鄂伦春人的这个群体是作为猎人被记录下来的。他们与蒙古人为邻，在蒙古文化的影响下，在物质上依赖于蒙古人，开始学习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自己原来习惯的生计已经生疏，只留下玛鲁（малу）方面很少的过去的的生活方式。现在，他们隶属于蒙古政府，并且他们的首领是住在海拉尔从事育马的呼伦贝尔昂邦（Хулунбуирский амбань）之子。

现在，这部分鄂伦春人从事畜牧业，但是，因为经常向非法将他们安置在艾肯河的首领借钱，他们被迫以低价卖掉了自己的马匹。在对狩猎已非常生疏而又没有掌握游牧作为主要生计时，这个群体多数还是靠游牧来支撑自己的生存。沿额尔古纳河和在库力地区居住的哥萨克，作为朋友和邻居，他们抱怨兴安鄂伦春人从事杀人越货的勾当。记述过满洲这一部分的作者，如马纳金、斯特列利比茨基等，都怀着恐惧谈到这一鄂伦春人群体。我们也不得不忍受来自他们的不快，特别令我们恼火的是被昂邦作为向导派来照管我们的鄂伦春人首领。

第二个站点是根河右侧支流卓顿河（Джодун）的鄂伦春人日常营地，这条有7条支流的河在艾肯河之上流入根河。在这里，覆盖山岭的不仅有阔叶林，而且有落叶松林。

我们沿宽阔的根河谷地继续前行，这里有林间小道，距离河岸忽近忽远，我们靠近了一条不大但鱼很多的根河右侧支流穆列伊河（Мурей）。在接近穆列伊河口时，我们遇到了不高的岗丘和一些被遗弃的鄂伦春人帐篷。

这个地方具有相当不同的特点——根河谷地严重沼泽化，并且更加空旷，

林间小道很少适合走路甚至骑马。从穆列伊河口往上同样荒无人烟，只是在某个地方遇到一个被称为鄂伦春人邮站（почта）^①的所在。在这里，落叶松开始全然取代桦树，景色变得更加明快，根河谷地在靠近支流柳姆布尔河（Люмбур）^②的地方，被附近的山岭收紧，这些山岭多是悬崖峭壁，使人产生阴郁的感觉。山岭上熊很多，这甚至引起了鄂伦春人的不安，其中一座山岭就叫作熊岭。泰加林显现出自己的法规。

过柳姆布尔河不远，在一条小溪旁边干燥的台地上，在美丽、古老、严整的落叶松背景下，一排鄂伦春人的帐幕延展开来。^③在这个站点之上，兴安鄂伦春人不从事游牧，他们去往根河上游只是为了捕猎野兽。柳姆布尔河口距离根河口大约 200 俄里。

鄂伦春人由于得到他们在海拉尔的昂邦的训令，断然拒绝我们沿根河上行。他们竭力用前路的艰难吓唬我们的哥萨克人，并且确实达到了目的，哥萨克拒绝前行，于是我们不得不前往额尔古纳河，在奥洛奇镇（пос. Олочинское）附近返回穆列伊河口，然后沿着穆列伊河谷向上走，翻越山岭，沿色瓦伊亚（Сэвайя）小河前往得耳布尔河，这条河也同样吸引着我们，因为那里有若干鄂伦春人的营地。

这个鄂伦春人群体与我们见过的不同，他们的性格比较温和，与劫掠者相比，他们仍在从事狩猎。

舍弃根河的林间小道，沿着穆列伊河谷上行，已经进入了真正的泰加林。潮湿的沼泽化的丘陵地带被塔头墩（кочка）所覆盖，塔头墩之间的空处积满了水；树木的根缠绕在一起，在松软的覆盖着青苔的薄土层上生长。浓密的树冠遮挡住阳光，这里的一切都被潮湿和阴暗所笼罩。水积聚成大片潮湿的地面，滴滴渗出汇聚成细小的水流，再汇流为湍急的山溪，密密麻麻纵横交错的网状水流遍布整个泰加林。

得耳布尔河发源于一座山岭，山岭的一座山峰以“青山”（Гора Синяя）的名字著称，这条河以总体为东北—西南的方向，在根河河口附近注入额尔古纳河。

得耳布尔河长约 120 俄里；上阿穆尔采金公司黄金勘探队已经探查过得

① 鄂伦春人去往新的地方时，在路上会留下斜插在地上的木棍作为路标，指示他们前往游牧的方向。

② Люмбур的意思是拉长、长、窄。

③ 海拔 710 米（2329.4 俄尺）。

耳布尔河流域。

在我们渡过得耳布尔河的地方^①，正好有左侧支流色瓦伊亚河和右侧支流西阔乾河（Сикочан）汇入，这里地势高，绿油油的茂草茁壮地生长着，形成一片宽阔且较为干燥的草地，河谷变得开阔起来，而低缓的山和部分河谷被混合林——黑桦、白桦、落叶松等树木所覆盖。众山岭形成的谷地不高。

在这个地方，得耳布尔河谷地与我们停留过的穆列伊河附近的根河谷地很相像。

离开得耳布尔河，我们沿着西阔乾小河登上一座山岭，这条小河的源头与蒙古气河（Монгочи）相遇，蒙古气河向西流，注入得耳布堪河（Дербукан）。这些河流的谷地沼泽极多，所有的地方都具有泰加林的特点。根据记述，俄国人的领地位于蒙古气河，并有名为“塔尔嘎钦驿路”（Тракт Таргачинский）的大车道经过那里，这条路通往乌尔嘎河（Урга），根河右侧支流。这条“驿路”的状况极令人失望，我们沿着驿路不停歇地往上走了 8 个半小时，只走了 16 俄里。

得耳布堪河长约 80—90 俄里，总的流向是由北向南，在得耳布尔河下游最后的河段汇入得耳布尔河。我们渡过得耳布堪河。这条河的谷地是肥美的草地。在这里，蒙古气河和卓洛格达河（Джологда）流入得耳布堪河，我们沿着卓洛格达河往哈乌尔河走，这里距其源头有 15—20 俄里。我们到达了指定地点，在这里，哈乌尔河从东北 70° 转向西南 80°，在得耳布尔河口附近注入额尔古纳河。

沿着哈乌尔河的道路有些地段泥泞，总的来说对驮物很好，并且适宜行车。通往哈乌尔河的谷地裸露着，山脊上覆盖着劣等的森林。

从哈乌尔河沿着其支流什罗科伊河（Широкой）登上山岭的慢坡，我们进入克拉里河（Келари）^② 谷地，沿着谷地到达额尔古纳河。克拉里河的流向是从东向西；奥洛奇镇坐落于克拉里河流入额尔古纳河的附近，上阿穆尔公司的租让企业位于距克拉里河河口 15 俄里的地方，这里的老金矿至今每年还能淘洗到很多黄金，淘金工人多为中国人。

得耳布尔河和哈乌尔河及其支流地区，如果不算前面提到的鄂伦春人，沿得耳布尔河居住着 10 户人家，无论哪一家都没有住满——其他的游牧人不

① 海拔 738 米（2426.3 俄尺）。

② 大概正确的称呼是 Керали。

方便到这个地区来，俄国额尔古纳哥萨克人只有在割草以及部分狩猎和捕鱼时才用到他们。

邻接额尔古纳这一部分的当地居民主要由哥萨克人构成，并且主要从事农业，为了喂养牲畜，他们需要刈干草，而养畜业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生计。俄国居民比较常见，但在这里无论是蒙古人还是通古斯人，都很难遇到。额尔古纳奥洛奇以下的村子已进入泰加林区，这些村子的居民除了农业外还从事狩猎，与生活在满洲泰加林深处的鄂伦春人做生意，还有部分人抢劫淘金返回身上带着黄金的中国人。如前所述，中国人沿着自己的林间小道穿过泰加林，而来自额尔古纳的俄国人远远地在这些林间小道上等待自己的梦想——一夜暴富的受害者，布置好埋伏甚至陷阱。狩猎正在有计划进行，强盗支好扳起扳机的枪，动物或人经过已设置好瞄准的枪下，触动连接枪扳机的线，就将在这个地方遭到突然的致命一击。除了林间小道，中国人也利用额尔古纳河进行交通，他们从奥洛奇镇乘独木舟（*бат*）^① 顺流而下。

额尔古纳河通航到奥洛奇镇，阿穆尔水域管理局（*Управление Амурского Водного Бассейна*）的小轮船到达那里，有时轮船还会沿额尔古纳河更往上去。

Northwest Manchuria —Geographical Overview Based on the Data along the Way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 Translated by Zhang Song & Shi Yan

Abstract: “Northwest Manchuria” is another name for the Hulunbuir area, especially the virgin forest (taiga) area. In 1915, the main inhabitants of the forest area have been the “Oroqen people”. In order to reach their camps, they had to primarily travel along the Gen River and its tributaries, as well as climb over many mountains.

Key words: Northwest Manchuria; Oroqen; Cossacks

① 当地人把小船称叫 *бат*，这种船是用一整根大树干凿成的，这种船很粗糙，但可以承载 5—6 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曲枫主编.—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2024.2

ISBN 978-7-5426-8347-2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001819 号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主 编 / 曲 枫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41)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30 楼

邮 箱 / sdxsanlian@sina.com

联系电话 / 编辑部: 021-22895517

发行部: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21

书 号 / ISBN 978-7-5426-8347-2/D·616

定 价 / 8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